

一士譚蒼

甲編

一士談薈
甲編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著者 徐一士
發行人 何家選
發行所 一家社
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

上海膠州路一二五弄五號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★每冊實價金圓券壹元

一士談 薈甲編目次

督撫同城

(一)

首 縣

(八)

裁縫與官

(一三)

靖港之役與感舊圖

(一八)

王 銓

(四七)

朱洪章

(五六)

崇實與駱秉章

(七一)

彭玉麟與楊岳斌

(七七)

張之洞與彭玉麟

(九一)

榮祿與袁世凱

(一〇三)

瞿鴻禨與張伯熙

(一一二)

陸徵祥與許景澄

(一二八)

倭仁與總署同文館

(一三三)

70150

督撫同城

督撫同城，勢分略等，體制平行，權限之區分復相沿不甚清晰，其能和衷共濟者不多見，胡林翼善處官文，俾委誠輸心，資以集事，所以傳爲美談也。總督官秩較尊，敕書中又有節制巡撫之文，往往氣凌巡撫，把持政務。巡撫之強硬或有奧援者，間能相抗，其餘率受鈐制，隱忍自安，而意氣未平，齟齬仍時有之。同治五年郭嵩燾『督撫同城急宜酌量變通疏』有云：『大致以兵事歸總督，以民事歸巡撫，此國家定制也，而巡撫例歸總督節制，督撫同城，巡撫無敢自專者，於是一切大政悉聽主持，又各開幕府，行文書，不能如六部尙書侍郎同治一事也，而參差枘臼之意常多。』蓋自道撫粵二三年之經歷。薛福成『叙督撫同城之損』一文（光緒十六年作），徵引事實以言其弊，云：

國朝例設總督八闕，巡撫十五闕，近又添設新疆巡撫一闕，而移福建巡撫於台灣。當未移以前，凡督撫同城者四，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同駐福州，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同駐武昌，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同駐廣州，雲貴總督與雲南巡撫同駐雲南。厥初總督不常設，值其時其地用兵者設之，軍事

既平遂不復罷，亦俾與巡撫互相稽察，所以示維制防恣橫也。然一城之中，主大政者二人，志不齊，權不壹，其勢不得不出於爭。若督撫二人皆不肖，則互相容隱以便私圖，仍難收牽制之益，如乾隆間伍拉納浦霖之事可睹矣。若一賢一不肖，則以小人慧君子力常有餘，以君子抗小人勢常不足。即久而是非自明，賞罰不爽，而國計民生之受病已深，如康熙間噶禮張伯行之事可睹矣。又有君子與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，如乾隆間孫嘉淦許容之事可睹矣。若督撫皆賢，則本無所用其制，然或意見不同，性情不同，因而不相安者，雖賢者不免。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葆楨，本不同城，且有推薦之誼，尙難始終浹洽，其他可知矣。郭侍郎嵩燾於去廣東巡撫任時，疏陳督撫同城之弊，謂宜酌量變通，言甚切至。茲余姑就見聞所逮者述之。吳文節公文鎔總督湖廣時，粵賊勢方張，爲巡撫崇綸所齟齬，迫令出省而隱挈其肘，軍械糧餉皆缺，文節由此死綬，武昌旋陷。厥後惟胡文忠公與總督文恭公官文相處最善，爲天下所稱誦。文忠既沒，文恭劾巡撫嚴樹森去之，威毅伯曾公國荃爲巡撫，又劾去文恭，曾公亦不安其位以去。迨伯相合肥李公總督湖廣，爲巡撫者本其屬吏，諸事拱手受成。李尙書瀚章繼之，一循舊轍，又在位日久，自此巡撫幾以閒散自居，而督撫無齟齬，政權無紛撓矣。郭侍郎之巡撫廣東也，適成相瑞麟以將軍邊總督，頗黷貨賣官，治軍尤畏葸，侍郎心弗

善也，上疏微糾其失，以無與援罷去。蔣果敏公益遭爲巡撫，英銳喜任事，瑞麟心憚之，嚴劾蔣公去職，因愈專橫無顧忌。其後英翰爲總督，以允闡姓繳捐事爲巡撫張兆棟所劾罷。近今張尙書之洞總督兩廣，與歷任巡撫皆不相能，朝廷至令兼攝巡撫以專其任。則督撫同城之無益，亦可概見矣。咸豐同治間徐之銘巡撫雲南，爲回所制，復倚以自固，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恒於境上。張尙書亮基爲總督，至引疾求退，以速出滇境爲幸。潘忠毅公鐸爲總督，方圖以回攻回，之銘洩其謀，忠毅遂遇害。光緒初年，總督劉嶽昭與巡撫岑襄勤公毓英不相能，輿論皆不直總督，寢至罷黜。潘鼎新巡撫雲南，盛氣陵總督劉武慎公長佑，頗蔑視之。劉公鬱鬱上疏求去，朝廷罷鼎新，慰留劉公。此皆督撫不能相容之明證也。福建督撫之外又有將軍及船政大臣，政令歧出，尤不能畫一。自巡撫移臺灣，復裁船政大臣，而總督兼理船政及巡撫事，未始無裨於政體。余謂湖北廣東雲南三行省，皆可廢巡撫而以總督兼理，如福建之例。

述督撫同城事頗詳。後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均裁撤，如所主張。文中引噶禮張伯行事，列諸同城，則噶禮爲兩江總督，駐江寧，伯行爲江蘇巡撫，駐蘇州，雖同省而與同城之官有間也。胡思敬「國聞備乘」（作於光緒季年及宣統間）卷一及卷二有云：

督撫同城，權位不相下，各以意見緣隙成齟齬，雖君子不免。兩廣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相攻訐，百齡尋以失察家丁議遣戍。繼百齡者爲孫玉庭，劾彥成濫賞盜魁，彥成亦被逮。及百齡再至兩廣，以玉庭薦懦，復劾罷之。此君子攻君子也。吳文鎔初至湖廣，與巡撫崇綸不協，崇綸百計傾陷，以孤軍無援死黃州（按死於堵城），則小人攻君子矣。郭嵩燾權粵撫，不一年，見事權盡被總督侵奪，戚然不安，疏請罷撫院，不報。雲貴總督魏光燾與法人議路礦約已定矣，巡撫李經羲監臨入關未知也，出則盡反前議，總督大悲。經羲力求去，朝廷惡其奏辭不遜，遂削職。張之洞在粵與倪文蔚等，在楚與譚繼洵又爭，但未露章相詆耳。戊戌詔罷雲南湖北廣東三巡撫，旋復設如故。諭旨言總督主兵事，巡撫主吏事，然總督位望較崇，之洞任兩廣時自言有節制巡撫之權，不能限其專治兵不問吏事也。至光緒三十年，復用前詔罷三巡撫，留總督，事權始一，然總督名實不稱，載之國史，徒滋後世之疑。雲貴總督駐雲南，未嘗問貴州事，兩湖總督駐武昌，未嘗問湖南事，推之兩廣閩浙陝甘，莫不皆然。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，總督駐江寧，巡撫駐蘇州，提督駐清江浦，兼兵部侍郎，專制淮南，同於督撫，江督名節制三省，其實號令不出一城，遑問皖贛。宜將六總督各正其名，如直隸四川，斯得之矣。

張之洞督兩廣時，潮州府出缺，私擬一人授藩司游百川，而百川已許巡撫，遂壓置勿用。之洞大怒，即日傳見百川，厲聲責曰：『爾邈視我而媚撫院，亦有所恃乎！』百川曰：『職司何恃之有！舊制兵事歸總督，吏事歸巡撫，職司居兩姑之間，難乎爲婦，不得不按制辦理。』之洞益怒曰：『巡撫歸總督節制，天下莫不知之，汝安從得此言，其速示我，我當據汝言入告，以便脫卻吏事不問也！』百川懼，歸檢會典，倉卒無所得，憂之至嘔血。之洞持之急，遂謝病歸。自是廣東政權盡歸督署而巡撫成虛設矣。後戊戌變政，凡巡撫與總督同城者悉裁罷之。不數月，孝欽再出垂廉，下詔復設如故。詔言督撫分管兵政吏治，雖同居一城，各有所司，毋庸裁汰，如百川前所云云。乃知總督兼轄兩省以資策應，蓋國初專爲用兵而設，遇兵事則有節制巡撫之權，吏治非所問也。之洞非懵於掌故也，平時恃才傲物，狹小漢家制度，故事事把持如此。

所述可與薛文合看。張之洞之爲總督，自負才望，最喜任事，良爲事實，惟言廣東藩司是游百川，則甚誤。百川於光緒八年正月已由順天府尹擢倉場侍郎，（時之洞以閣學簡山西巡撫未久，光緒十年始督兩廣。）並無出任粵藩之事。游姓而當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爲廣東藩司尋乞休者，蓋游智開也。智開湖南新化人，以舉人州縣起，百川山東濱州人，由翰林臺諫起，未可誤爲一人耳。（智開乞休，在之洞

調任湖廣總督之後。之洞離粵時，智開方署粵撫也。）總督對兼轄之省分，雖非完全不能顧問其事，而視所駐省分得以就近統轄者自屬迥殊，故通常對雲貴總督簡稱曰滇督，兩湖（即湖廣）總督曰鄂督，兩廣曰粵督，（廣東廣西雖有兩粵之稱，而通常以粵指廣東，桂指廣西。）閩浙曰閩督，陝甘曰甘督，均就所駐省分稱之，偏重可見也。兩江總督，情形又爲特異，駐地爲江蘇境內，却與江蘇巡撫不同城，且自有江寧布政使受其直接指揮，（清初安徽布政使駐寧，後移安慶，另設江寧布政使，與駐蘇州之江蘇布政使分理各屬。）一省地方隱分督治撫治，故謔者謂兩江總督乃半省總督，特江督轄三省四布政司，當長江繁富之區，復兼南洋大臣，負對外之責，其地位及權力猶甚足重視耳。光緒三十年十二月改駐清江浦之漕運總督爲江淮巡撫，督治地方歸其管理，兩江總督僅亦兼轄，翌年三月即復裁撤而設江北提督，加侍郎銜，淮揚海及徐州兩道，兼承節制，體制略侔開府，與舊有駐松江之江南提督不同，思敬所謂提督駐清江浦云云，指江北提督也；惟江北提督雖加侍郎銜，却並無兵部字樣。劉永慶首任是職，刊闕防，文有「欽加兵部侍郎銜」字樣。曾任淮揚海道護理江北提督之爽良，所撰「野棠軒臆言」中，譏其誤。至總督主兵事，巡撫主吏事，雖向有此說，而界限實不易畫分，旣均膺兵部都察院頭銜，又同有提督軍務字樣，似整軍察吏，二者咸有責任。（康熙時曾諭巡撫之不管軍務者改加工部侍郎銜，後仍悉加兵

部。）又如乾隆間所修會典有云：『直省設總督，統轄文武，誥治軍民，巡撫，綜理教養刑政，承宣布政使司掌財賦，提刑按察使司主刑名，糧儲驛傳鹽法兵備河庫茶馬屯田及守巡各道覈官吏，課農桑，興賢能，礪風俗，簡軍實，固封守。督撫挈其綱領，司道布其教令，以倡各府。』光緒間續修會典有云『總督巡撫分其治於布政司，於按察司，於分守分巡道。』總督何嘗不主吏事乎？有明設置總督之初制，至清而漸異，難一概而論。思敬之責之洞，蓋未足以服之。光緒三十年裁鄂滇二撫，三十一年裁粵撫，督撫遂無同城者，而三十三年設東三省總督及奉吉黑三省巡撫，奉天巡撫又與總督同城。新制東督權大，奉撫僅居佐貳地位，（其後時由東督兼署，不簡專員。）聊爲督撫同城更作一尾聲而已。

——民國二十四年

首縣

昔日知縣與知府同城者，號爲首縣，府屬他州縣尊稱之曰首臺，以其居諸州縣領袖之地位也，而附郭知縣，每疲於蒞應，實不易爲。若首縣而在省會者，其地位儼爲全省州縣之領袖，即長官層累，趨蹌倥傯，供億紛紜，尤有疲於奔命之苦，而於民事不暇盡心致力矣。清梁章鉅「歸田瑣記」云：

小住衢州府城，西安令某極言衢途附郭縣之不可爲，因舉俗諺「前生不善，今生知縣。前生作惡，知縣附郭。惡貫滿盈，附郭省城」云云。按此語熟在人口。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，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，常述此語，則其來亦遠矣。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：一曰紅，二曰圓融，三曰路路通，四曰認識古董，五曰不怕大虧空，六曰圍棋馬釣中，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，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，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。語語傳神酷肖。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，不知南中各省州縣交代，憑首縣核算，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。余在江南，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，備皴瘦透之美，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，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

四百金者。又於袁小野郡丞塔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，來係交代抵五百金者。使非認識古董，設遇此等物，何從判斷乎？若第十字所云，則亦惟南中衡途各缺有之，偏遠苦瘠之區尙攀躋不上也。

首縣狀態之談柄也。袁枚「答陶觀察問乞病書」，痛論衡繁省會首縣之不可爲，語尤警動。其說

云：

凡人有能有不能，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。即以漢循吏論，桐鄉渤海專城而居，此官之可久者也，龔遂朱邑能之，至於久道化行，生榮而死哀。京兆三輔多豪強，兼供張儲衛，此官之不可久者也，趙廣漢韓延壽能之，久果不善其終。江寧類古京兆，民事少，供張儲衛多，民事僕所能也，供張儲衛僕所不能也，今強以爲能，抑而行之已四年矣，譬如渥洼之馬，滇南之象，雖舞於床，蹲於朝，而約束勉強，常有跡弛泛駕之虞。性好晏起，於百事無誤，自來會城，俾夜作畫，每起得聞雞鳴，以爲大祥。每自念曰：苦吾身以爲吾民，吾心甘焉爾，今之昧宵昏而霜露者，不過臺參耳，迎送耳，爲大官作奴耳，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，於是身往而心不隨，且行且慍，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，全具者又缺供矣，休人之先者落人之後矣，不跪膝奔竄，便瞪目受噉。及至日昃始歸，而環轅號者老弱萬計，爭來牽衣，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！判畢入內，簿領山積，又敢不

加朱墨圍略一過吾目耶！甫脫衣息，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，則又遽然覺，鑿然行，一月中失饋飲節，違高堂定省者且旦然矣，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！且一邑之所入有限，而一官之所供無窮，供而善則報最在是，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。僕平生以智自全，得不小小俯仰同異，然而久之情見勢絀，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，必大招夫違俗之異累而禍厥身，及今故宜早爲計也。若得十室之邑，肆心廣意，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，則雖爲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。

又『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』有云：

左氏有之曰：非德莫如勤。尙書曰：六府三事惟勤。勤之益於政也如是。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！赤緊之地，四衝之衝，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，以及其僚人別奏，若行轅，若水驛，若廚傳酒漿，若閹錄雜賜，瑣屑繁重，其能得上意者稱賢，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。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。爲大吏者率皆盱衡厲色，矜矜自持，餽芻禾不受，餽牲牢不受，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於受者，何哉？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，其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，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，則毀精舍而污之，鞭人夫而逸之，詭程途而誤之，入山縣則索魚，入水縣則取雉，臨行或並其供應之屋幕几帟銀杯象箸而滿載之。訴之長官而聽，未敢必也；訴之長官而不聽。

，是徒結怨於宵小拂上意也。雖忠直之士亦多畜縮隱忍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，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。其在會城者，地大民雜，事務尤多。不知每日參謁之例，是何條教，天明而往，日昃而歸，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，投手版者幾何時，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，忍渴飢，冒寒暑，而卒不知其所爲。以爲尊督撫耶？至尊莫如天子，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。以爲待訓誨耶？一面不佞，何訓誨之有！而父之教子，亦無終朝嚶嚶者。及至命下許歸，而傳呼者又至，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圻，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，略一停候，一籌畫，則漏鑿鑿下矣。雖兼人之勇，其尙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！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，則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；當其修葺轅治供具之時，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。朝廷設州縣，果爲督撫作奴耶！抑爲民作父母耶！清夜自思，既自愧又自笑也。

宜興令馮少虛序』有云：

麗省之邑，上承監司部使，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。此數十人者，滿其意，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，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，拜跪唯諾之所承應，米鹽瑣屑之所責辦，率常以星出，以星入

，然炬而後視邑事，中夜而治文書，鷄鳴而寢，曉未及交，耳聞鐘聲，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。驛道之令，蚤夜飭廚傳，戒廩餼，走而候於水陸之衝，賓旅之往來者如織，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，豐於眼而懼其或儉於北，以爲得罪。幸其無呵望，懼然而出境，則驟馬而歸，未及脫鞅，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。此兩者，煩文縟禮之疲其形，惕讒畏譴之鬪其心，雖有強幹之資，剗割之才，且耗然而眊矣，何暇清筦庫，察獄訟，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，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！而又何暇蓄其力，精其思，翬翬然爲百姓根本計慮，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！非其人之所不能，勢使之然也。

與袁氏所論，殆若出一轍。省會首縣及衝衢州縣雖甚足厭苦，而巧宦任此之藉供張趨奉見好於上，因得速化者，亦不乏。

裁縫與官

梁章鉅『歸田瑣記』云：

縫人通稱裁縫，以能裁又能縫也，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，因縫與房音近，訛而爲房，衆口同音。余家婦女多隨宦者，自負爲善說官話，亦復呼裁房不絕聲，牢不可破。余嘗笑之，則羣辨曰：『司茶者爲茶房，司廚者爲廚房，則裁房亦同此例耳。』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，裱糊者亦當稱裱房，木匠亦當稱木房，泥水匠亦當稱泥水房乎！縫人之拙者，莫過浦城；其倨傲無禮，亦莫過於浦城。浦人風尙節儉，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，即素封家亦然，惟長年製衣不倦。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，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。縫人見客過，皆堅坐不起。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，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爲大王，蓋亦嫉其倨傲，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，惟所指揮，此風殆不可化也。余歸爲兒女輩述之，無不匿笑，因合家亦呼縫人爲大王，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。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，又極巧而實拙，迥不在意計之中。余宅中偶製新衣，使僕輩督之，輒至喧嘩不止。適余換製一皮馬褂

，用月色綢爲裏，甫製成，即擲出令換鈕扣，且斥之曰：「一鈕扣尙且釘錯，似此本領，何煊歟爲！」溷狼目熟視再四，大作京腔曰：「並無釘錯，何以冤我！」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：「若爾所釘不錯，則我之舊衣俱錯矣！此係以月色綢爲裏，非以爲面也，自應照常左扣右絆，何得右扣左絆！」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，並厲聲色痛斥一番，渠乃嗒然不敢辯。自是之後，凡縫人之氣少衰，至余家者始稍謹默。夫一技雖細，而既專司其事，即未可掉以粗心。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：「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，擅名一時，所制長短寬窄，無不合度。嘗有御史令裁衣服，跪請入臺年資。御史曰：「爾裁衣何用知此？」曰：「公輩初任雄職，意高氣盛，其體微仰，衣當後短前長，任事將半，意氣微平，衣當前後如一，及任久欲遷，內存冲挹，其容微俯，衣當前短後長，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。」」此雖譏言，卻有至理，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！

談裁縫，甚覲縷，亦頗有趣。所引蔣氏之紀縫人，則嘲御史之寓言，雖實際上不必眞爲縫人應俱之知識，而談言微中，自是雋永可喜。獨逸窩退士『笑笑錄』引『敝帚齋餘談』云：

嘉靖季年，政以賄成，入貲即補美官，又告訐每得上賞，而大臣倖進者一失意立見誅夷，時人嘲之云：近日星士出京，逢舊知，問以何故南歸，曰：「術不驗，無計覓食耳。向者官印相生者方